



10288

曾巖所學集卷之二

通鑑紀事本末諸呂之變

漢高帝欲易太子周昌叔孫通諸臣效批鱗之忠施回天之力其所以爲太子計者誠切矣然人臣與人家國事要必深思遠慮俾彼此胥有以自全方可告無罪於宗社以呂后陰鷙之性其與趙王母子結釁已深一旦得志其重報夫趙王不待智者而知也乃在廷諸臣祇知百計爲太子固儲君之位而無能畫一善策以全君王愛妾與子之命迨其後高后醜殺趙王賊虐戚姬在廷諸臣猶是前此之臣子也亦不聞有人焉先事誓頸血濺地之誠以當日之所以保護太子者竦動高后也不亦重可悲哉

漢武帝征匈奴

衛青爲車騎將軍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後遂進位大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過焉支至祁連終且封狼居胥而還兩人累立戰功固緣有天幸亦以韜畧本長也李廣早著威名然數奇不偶所向輒無功當日衛霍之自視與漢帝之所以視衛霍其與廣蓋不啻霄壤矣然而天下後世之人讀衛霍傳者覺蓋世之勲名轉若在可輕可重之列而聞李將軍之風者莫不流連慨慕恨不獲短衣匹馬隨其後爲執鞭朴之役蓋功名之士與志



節慷慨之士其不可同年而語也由來然矣

匈奴歸漢

禮運云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論人者功過不相掩可也否則以功掩過可也以過掩功則不可也陳湯甘延壽合胡漢兵四萬人破康居城斬郅支首爲國家雪積憤於數千百里之外不可謂非敵王所愾者畧其小疵錄其大功裂土受封所宜急也夫何匡衡之爲相迂僻性成堅執其矯命專制之說致遲之又久而後封旣封矣而復奪之且幾陷不測也公羊傳謂人臣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衡也其亦習聞斯義否耶衡名爲深於經術乃膠固不通務必戮力疆場之士灰心奪氣而後見其持論之正向非劉向谷永諸人力爲剖別於其閒幾何不令樹不世之功者轉抱不白之冤也然則與人家國事慎無庸有此腐儒也哉

丁傅用事

成帝以定陶王欣爲皇太子是謂哀帝哀帝旣立尊其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則與先帝抗禮矣尊其祖母傅太后曰帝太太后母丁姬曰帝太后則與孝元王元后抗禮矣夫爲人後者爲之子禮有明文乃惟知顧其私親帝於是爲負付託之恩矣而帝祖母傅太后尤爲驕縱不法在廷諸臣趨附者登進拂逆者放黜丁傅兩家兄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列位蓋屈居藩封時覲

覩已久一旦得滿其欲遂放意肆志有如此者詎知不  
五六年皇輿一去富貴無常前此之爵賞封號槩行削  
除行且發墓剖棺改易服飾並身後之佳城亦在銷殘  
墮落之中矣左太沖詩云俯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其  
丁傅之謂歟

董賢嬖倖

甚哉哀帝之昏惑也帝踐祚凡六年所最尊奉者丁傅  
所最親昵者董賢尊丁傅故兩家子弟濫膺簪綬卽元  
后王氏之族亦瑟縮而避其氣燄親董賢故賢之一門  
咸荷光寵行且駸駸乎出丁傅之右朝臣之中曲意趨  
附者帝則爲之悅怡也抗顏論列者帝輒爲之不適也  
魯巖所學集 卷二 三  
尤可異者王嘉氣骨稜稜爲朝右柱石竟以封還董賢  
詔書之故迫赴詔獄致斃於非命則尤古今未有之變  
也

王莽篡漢

父子之間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子有罪苟可以全  
子之命爲之父者莫不百計爲求生全之路甚或力之  
所得爲竟不惜枉法以脫其子於死此骨肉之至情而  
論者亦不甚以爲非也獨至王莽則不然莽中子獲私  
殺其奴雖不得爲無罪而未嘗不可從未滅也乃迫令  
自殺以償其命長子宇以莽隔絕衛氏恐爲異日家門  
之禍至假神怪以竦動其父跡雖涉於不道要亦孝子

愛親之至情出於計無復之者則逼令飲藥曰裁夫莽謀盜取漢之天下恐人之窺見其隱也至不惜再殺其子以文其奸以爲亂國常者雖膝下之子息且不在赦宥之條庶乎天下之人曉然信其秉公無私而莫或吾疑也噫莽之深險若斯莽之心亦良苦矣卒之詐僞愈深詐僞愈著其女心非之其姑痛詈之而已亦終不克保其家國且以自感其天年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 光武中興

史家記敘之法務須前後事理逐細檢點方不至有脫漏之失如此篇前云寇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定陳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郡又云

魯巖所學集

卷二

四

更始遣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不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宏等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象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留將軍鄧滿守鉅鹿推尋前後文理此必寇恂旣定鉅鹿之後鉅鹿復反爲王郎守故光武圍之而劉宏等救之而中閒敘事則未能明晰也又爲王郎守鉅鹿者爲王饒見光武本紀茲未明著其人想通鑑本畧之也又光武旣誅王郎鉅鹿想亦不戰而服而此未言其歸結處於敘事亦爲疎畧矣

### 光武平隴蜀

光武帝剗削羣雄蕩平區宇其於王郎樊崇劉永彭寵輩以及銅馬青犢諸劇賊或親履行陳或指授方畧所向克捷不啻拉枯摧朽然卽王邑王尋之衆號稱百萬而光武糾合諸營兵內外夾擊昆陽一戰呼聲動地屋瓦齊飛莽爲膽落矣獨於隴蜀二寇驅羣策合羣力損兵折將歷七八年之久百戰而後克之蓋隗與公孫據天下形勝之地而又咸示必死之志甯折其首不掉其尾故其難易之相懸如此也嗟乎漢以天下之全力攻隴蜀而隴蜀卒就殲滅宋以戰伐之餘威攻契丹故一蹶不復振遂貽子孫數百年之禍則以漢之國勢強而宋之國勢弱也

魯巖所學集

卷二

五

梁氏之變

梁冀承藉先人累世之澤又托皇后椒房之親永和元年爲河南尹六年進位大將軍遂大肆其鴟張之性自進餅質帝躬親弑逆外李固杜喬以忠直死田明陳龜都絜以迫脇死而又擅殺陳授鳩殺吳樹筭殺袁著腰斬侯猛獄斃士孫奮兄弟崔琦邴尊並死於非命殺業已滿盈矣尤可異者殺洛陽令呂放賓客宗親坐死者百餘人誅胡武一家坐死者六十餘人又族誅耿貴人家十餘人甚至賈胡誤傷其一兔亦坐死者十餘人蓋其氣旣未平而又資以不仁之性故無辜者橫被屠戮有如此者嗟乎梁冀殺人之多不可勝數也而其終僅

以一家人償此數十百人之命而此數十百人含冤地下又不獲親見凶人之就戮以稍舒其生平之憤也悲夫

### 宦官亡漢

善乎宋臣王偁之言曰君子不幸而爲小人所閒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之禍余嘗深歎其言有合於大易思患豫防之旨方漢桓帝時左悺徐璜諸宦寺競作威福濁亂朝綱天子方元黃莫分珠石混殺李膺成瑨劉瓚諸賢宜藏鋒斂鍔思所以善其感通轉移之術否則奉身以退可也乃不勝其忿嫉之情殺張讓魯巖所學集

### 卷二

六

之弟於合柱殺張汎趙津徐宣於赦後豺狼當道先問狐狸薰蕕同器竟翦芝蘭蓋至羣賢駢首遂貽宗社無窮之禍矣嗟乎士君子生當亂世好爲激切之言與絞急之行以之取快一時則可矣若其名心太盛則固未可爲訓也

### 曹操篡漢

曹孟德收羅才俊知人善任而又從諫如轉圜故能羣策輻輳削平僭亂遂有天下三分之二表本初承累世之德望據冀州之重地地大兵強本足以興事立業也無如其矜己自是小人讒閒之口則易於動聽正士忠直之言概付之不答此其所以終歸於覆亡也獨惜奮

武將軍沮授者爲紹畫進取之策類無不動中機宜而以規爲瑱反若忠言爲饒舌也者史言紹初領冀州牧於授特所優禮則亦知授之爲授矣乃祇博禮賢下士之名而不收禮賢下士之實何耶且夫許攸郭嘉知紹之不足與共功名而棄暗歸明在授旣有所不甘而一腔忠主愛國之熱血又無從揮灑煩冤拂鬱終歸於與紹俱斃也哀哉

孫氏據江東

華歆德性淳良風度閑雅其在當代亦人望所歸也劉繇病卒時歆爲豫章太守曲阿士衆萬餘人欲奉爲主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孫策盛兵徇豫章歆乘夜作檄望

曾巖所學集

卷二

七

風納欵意其人蕭然於榮利之場而富貴爵祿初不以攫其念慮矣厥後曹操弑伏皇后乃躬佐大逆性同梟獍前後行事判若二人者何也蓋其人本無經世之才故時勢搶攘不甯之日不惜蠖屈蛇伏用以巧博退讓之名一旦得所憑依則滅絕天理蕩敗人紀雖重得罪於天下後世而不復顧忌至是而華歆權門鷹犬之真情發露無遺矣然則論人者慎勿以一節概其生平哉

魏滅蜀

鄧艾之死鍾會陷之也會早蓄不臣之心逆節已著其受誅無足惜者若艾則自服事司馬氏以來摧鋒陷陣累立戰功平陰之役鑿山通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

懸崖峭壁至裹氈推轉而下不可謂非忠於事者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國家拓土開疆不蒙公侯之封則亦已矣乃大功甫就而檻車已徵父子駢首死於非命此宜千古功名之士所爲拊膺而長歎者也艾之失在於好自矜伐然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畧其短而取所長則干城腹心選也乃心跡未明竟與鍾會連類而並誅之寃何如也總之司馬氏父子好爲負人之行茲於鄧艾尤爲之痛心云

### 淮南三叛

朱子做春秋而作綱目爲之發凡起例而其書則成於門人趙師淵之手論者謂其於通鑑原文多所刊削故

曾巖所學集

卷二

八

事實或不備且閒有訛舛要其大義數十借以維持人紀於不墜者不容沒也如通鑑於文欽母邱儉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氏兄弟不甚爲分辨於其閒竟若以三子爲爾時之叛人者試思三子爲魏之臣子權奸在朝放廢自專三子義激於中爲君父復不共戴天之仇有何負於司馬氏而目之曰叛乎綱目特爲大書以正之曰魏揚州都督母邱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又曰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夫然後君臣之義上下之分昭布森列而亂臣賊子悖逆之罪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雖三子之舉不盡出於至公又卒歸於無成而其義自足以風厲百世之人心也然則綱目之作

又何可少哉

西晉之亂 二首

晉武帝咸甯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珧可謂能遠慮矣厥後楊駿秉政專權自恣孟觀李肇等誣以謀反遂並收駿及弟珧濟夷其三族宜珧之含冤負屈而叫號不已也考珧歷官尚書令衛將軍深知盛滿不可久居固求遜位兄駿驕慢日滋又與弟濟苦口切諫其持躬之謙謹見事之明切於聲聞未嘗稍減也夫何富貴移人心跡頓改兄弟三人並執朝政交通請謁勢傾中外以齊王攸之魯巖所學集

卷二

九

名德至與荀勗馮統諸小人協力排擠之珧也其何以自解也則是珧之初念未嘗非超然遠覽之士而其末節竟流爲醜正惡直之徒然則論人者豈得以其見坐爲不幸哉

甚矣典午之朝天心之未厭禍也武皇崩而賈后肆賈后誅而諸王橫諸王兵連禍結日尋干戈胡羯乘閒肆毒蹂躪中邦而河山破碎晉之爲晉遂成其爲半壁之天下矣而其禍源則咸自武皇肇之向使不納荀勗諸小人之言堅持賈氏五不可之說俾得德望如齊王者坐鎮於廟堂主德雖昏於上政治能清於下未始不可相安於無事顧於親藩則猜忌成忍於嗣君則莫倖不

敗遂使堂廉之地蜩螗沸羹釀成古今未有之大變抑何貽謀之不臧一至於此雖然司馬氏以詐謀取人之天下其戕賊異已推刃君父大逆不道之行初未嘗稍留餘地以遺其子孫使其後嗣竟獲享承平之福則又不足語於天道也已

前趙平秦隴

陳安初附南陽王模模見殺歸世子保旋降於漢兼降於成則背保而攻上邽保爲張春楊次所殺則又執次於保柩前祭之蓋亦反覆無常之士且其背趙大掠而歸漢後易呼延宴等正詞相責安怒殺之其性情復強狠自用也旣而連遭破敗被虜見殺隴上人思之爲作魯巖所學集卷二 十

王敦之亂

嘗讀王敦之亂一篇而竊歎東晉刑政之不綱也元帝之世王敦稱兵犯順震驚宮寢當時督師諸臣紛紛敗北竟無一人焉能爲國家捍禦大患者遂令鯨鯢肆志窺伺神器萑宏灑血忠良碎首天子閔默於上曾莫敢致詰此乾坤何等時耶幸而天道惡盈早奪其魄王含王應弗克負荷國家遂奏蕩平之績耳向令元惡不死

再犯京師其逆天滅義之行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嗟乎東晉開國之初而其法紀之潰敗權奸之縱恣已至於此則其得延百餘年之基緒亦信有天幸哉

### 蘇峻之亂

甘卓陶侃皆晉之名臣也元帝時王敦抗旌犯順所憚者惟卓令卓於此時舉梁州之衆徑向武昌以搗其巢穴上以解君父之危下以紓周戴諸臣之死豈非光昭史策之盛舉顧乃瞻前慮後義兵欲起而中止而終亦不免賊臣之手何耶陶侃坐鎮荊州手握重兵成帝時蘇峻兵入臺城其時可以制峻之死命者惟侃侃也整軍犯難誓不與賊俱生不待言矣乃隱懷怨望遲疑不前向非溫嶠慷慨陳詞以真誠相激發則逆賊披猖天位杌隍禍亂之熾尚未知所底矣史臣折翼之說豈厚誣乎更可異者庾亮挑釁速禍專已懷諫大兵一挫望敵先奔事定之後肆諸市朝以正其誤國之罪可也否則罷歸戚里永不錄用可也無如朝廷惟事優容竟聽其外鎮自効此晉之所以終於威令不行而無能自強之一日也

### 趙魏亂中原

趙魏之際其天地之殺運乎石虎父子其天地之戾氣所鍾乎彼其一門之內互相屠戮此自報施之理宜然特是當日爲之臣與爲之民者亦與之並受荼毒之苦

可傷也而沙門佛圖澄者本傳稱其妙通元術蓋亦有道行者乃亦貪石氏之知遇與之相守而不去以爲有所補救則未見其所全活者爲何人也夫旣無所補救矣何以待其將死而後化去也雖其事能前知亦有以自達於患害而習與凶人處日見其殘賊骨肉割剝人命曾漠然不一動其心則又不知於所謂慈悲之旨何在矣

### 苻秦滅燕

北朝之臣以慕容恪王猛爲首稱恪臨終之言曰吳王資兼文武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猛臨終之言曰臣沒之後願勿以

魯巖所學集

卷二

十二

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宜漸除之以便社稷斯言也二臣之心想有以窺見其微者故不言之於安常無事之日而言之於大命將傾之候意以爲將死之嗚庶幾可以動主聽而回其意也彼燕秦之主於二臣平昔所言多見採納其裨益於國計者亦非一二可竟獨於有關國家興亡之大者偏視若常談而忽之卒之一敗不可復支而亂亡隨之豈亦有數存於其間耶

### 慕容叛秦復燕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燕慕容冲稱皇帝十月秦長樂公丕稱皇帝十一年正月燕王垂稱皇帝四月後秦姚萇稱皇帝十月燕慕容永稱皇帝十一月秦南安王

登稱皇帝二年之中稱皇帝者凡六雖其歷年之久暫不等而從來僭竊名號未有若是之紛紛者也海水羣飛星月交錯以自古帝王之州爲蛇蟻戰鬪之區豈復成爲世宙耶且其始也燕與秦興兵構怨及其旣也燕自與西燕相攻秦自與後秦相攻爾時之民其困於征輸與死於兵戈者不知凡幾斯真變亂之極致矣

### 魏伐後燕

慕容垂白首舉事克復先物不可謂非一世之八豪也特其家中子弟賢否混殊垂不能分別其間遂貽宗社無窮之禍是則其可傷耳假令垂納其後段后之言不惟其愛惟其賢擇農與隆焉而立之用以奠定國家捍

魯巖所學集

卷二

十三

禦強敵慕容氏之業不至於中衰垂雖死猶生也顧乃毀譽失真溺愛不明竟舍其所當立而獨立寶寶也柔懦寡斷外患方熾內變又迭起疆土日蹙而不知故都是守將士思奮而不能背城一戰以至顛沛道路身首不保而若隆與農亦先後死於非命則皆垂昏暮之氣貽之咎也

### 禿髮據廣武

十六國中以子繼父而其門庭之內起而爲篡奪之行者比比矣獨禿髮烏孤利鹿孤儁檀兄弟兄弟終弟及者三世而其羣從子弟視若似續之固然其仰承先志足以追風吳諸樊兄弟而後嗣無搆爭之嫌則又王僚闔

廬所遠不逮也當僣擅之嗣位也秦尙書郎韋宗往見之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其推服也至矣竊意僣儻爲君宜有以拓土開疆光大禿髮氏之業卽或國步多艱大厦難支死守孤城與社稷共其存亡可也顧乃亂氣倣憤索豐北涼連年兵挫地削已有宗社累卵之危又復貪利金城爲孤注之一擲卒之兵連禍結國破家亡弭耳歸命而終亦不保其天年則向者韋宗之所歎賞固亦未可執爲美談者歟

劉裕滅西秦

東晉之臣其才具之大劉裕其桀出也非桓溫所敢望

魯巖所學集

卷二

十四

也彼其平桓元平孫恩盧循所向摧破無敢與抗衡者且大兵一舉而慕容授首再舉而姚泓歸命卽魏人亦震驚不甯焉倘令坐鎮關陝控制秦隴一時若沮渠赫連諸僭亂之邦寬以歲月不難漸次收蕩平之績將上以雪君父累世之忿下以慰三秦父老之望勲名茂美度越前後矣奈何名爲國家收復祖宗之疆宇實則隱爲一己盜竊神器之私圖倉皇旋師付託非人竟令他入坐享其成也嗟乎自古國家任事之臣志願奢矣而才具或不足以副用其才力足以有爲者輒復潛蓄不臣之心以自便其篡奪之私可勝歎哉

宋文圖恢復

史臣稱宋文帝網維備舉條禁密罰有恒科爵無濫  
品蓋南朝令主也獨念當日者拓拔氏土宇廣闊士馬  
精強所謂三秦四燕五涼者強半歸併於魏其植根深  
固不可輕爲動搖也久矣通使脩好各守郊圻以息南  
北之民其要圖也顧乃才謝先帝氣凌北朝妄意爲恢  
復之計絕不念前此者元魏來寇將士摧殘都邑淪沒  
其情形何如曾幾何時輒復自生釁隙速禍勁敵卒之  
強弱不侔十戰而九敗北坐令生民墜於塗炭春燕巢  
於林木邑里蕭條村落爲墟而元嘉之業遂衰豈不重  
可惜哉

南郡王之叛

魯巖所學集

卷二

十五

人臣當功名盛滿之秋大權在握卽思攘奪人之天下  
此事自魏晉以來已相習成風可不必深論獨異宋之  
武帝已逼安帝而弑之又立恭帝而弑之以大逆不道  
之行不憚一再爲之無乃已甚歟考武帝凡生七男少  
帝文帝並遇弑其餘義康以專政誅義宣以叛君誅義  
真爲徐傳所殺義恭爲廢帝所殺惟義季獲保首領然  
亦夭折不祿夫武帝奮跡寒微而終膺天命又有多男  
之祥豈不詫爲非常之遭逢乃時會所趨變難迭起諸  
子中竟無一人獲以天年終者孟子云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詎不信夫

魏遷雒陽

魏孝文帝北朝之賢主也其由平城遷都雒邑變禮易樂移風易俗君王則引經據典以行其志臣子亦辨名正分以佐其治雍容儒雅化國之日舒以長彷彿於北朝遇之不惟此也雖興師動衆之舉亦多秉禮進退而不忍恣其武怒以草菅民命其時南朝諸君方且篡奪相仍其始也異姓大臣以功高而逼其主其旣也同姓子弟亦以旁支而篡其宗一時在朝臣工喪心汗面惟知新主之可倚求其正色立朝凜然立臣道之大防如袁粲其人者不能指再爲之屈其於北朝君臣相去有難以道里計矣

蕭衍篡齊

魯巖所學集

卷二

十六

自古小人趨權附勢甘作權門之鷹犬一切干名犯義所以助紂爲虐者類無不爭先爲之甚或推刃君父之事亦不辭一言以動所奉者之心而使之立決然其人率皆貪鄙無恥苟適已事而已若嘗從事學問思以文章著稱當代者則不甘爲此茲於沈約之事蕭衍不能無異焉蕭衍篡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衍之心尙懼天下人之議其後有所顧忌而不敢爲而約則以爲古今殊事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斯言一出而蕭衍之弑巴陵遂毅然爲之而不疑則是弑君者衍而所以發其殺機者則約也約在當時著名詞壇亦不欲作率爾人而後人多薄其行誼以爲不足道豈不以此

也哉

南北交兵

蕭衍謂齊南康侯子恪等曰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戮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衍也而念及此似乎有意脫前代忌刻之私而以寬政待齊之諸王矣及觀其行事而殊不然和帝寶融衍所奉以爲君者也乃旣廢而又弑之而又殺邵陵王寶收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信乎其毒螫滿懷矣寶寅潛身避難備歷艱辛而後得達魏之壽陽感宗社之淪亡痛諸兄之逆命托身異地悲憤填胸所由立魏闕下而不去也雖然寶寅爲蕭鸞之子齊之高武諸王誰實盡之夫於他人之子孫除之惟恐不力顧欲於易代之後他人於我之子孫爲之護惜而保全之則是出爾者不必反爾其於天道乎何有令寶寅一旦作回首之想將不勝其悚息難安之情而又何暇尤人也哉

元魏之亂

甚矣元魏之禍之似西晉也靈太后酖肅宗而爾朱榮問罪之師起爾朱兆縊敬宗而高歡討賊之兵動侯莫陳悅殺賀拔勝而宇文泰霸王之基有所資從此孝武帝奔關中依宇文泰高歡立文帝而遷都於鄴已而宇文氏篡西魏高氏篡東魏而拓拔氏數百年締造之業遂以亡矣其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之聖

王思深慮遠不作目前之計而爲奕世之謀嘗於患氣之伏於隱微者爲之潛消默移用能建永久不拔之基使俟其已亂已危而後彌縫補苴爲一切區區之計往往前之禍患未戢而後之禍患復殷以至潰敗決裂不可收拾者比比皆是然後歎聖賢憂世之切其言爲確不可易也

### 梁氏亂亡

梁元帝收藏圖書至十四萬卷著金樓子六卷又集諸賢士著華林遍略生平好學不倦博雅工文而又善於品評人物金管銀管之說至今傳爲藝苑美談蓋南朝諸帝中不可多得者也天命不佑國運多蹇封豕長蛇蝮蜂擁而來形勢倉黃待命強虜辱於烏慢之下遂同西市之囚以堂堂中邦之天子竟不獲全其首領自古帝王受禍之慘未有甚於元帝者也然而梁氏禍敗之源莫不自武帝發之而元帝成之昭明太子早卒武帝舍嫡孫而立晉安本不足以厭服人心元帝不能感念同氣以敦門內之好反令小人交構其間至與河東岳陽讐讐日深岳陽容身無地潛召外兵西魏勁旅長驅莫遏而帝遂游魂於無何有之鄉矣然則帝之見殺於魏人豈得以其遭逢爲不幸也哉

### 王琳奔齊

王琳奉表於齊獻欵於魏亦稱臣於梁其行踪頗類晉

之陳安安之誓死不貳在南陽王保琳之誓死不貳在  
梁元帝繹其心蹟亦相同也假令元帝推誠相與倚琳  
如左右手萬里長城豈異人任哉顧乃猜忌性成投置  
遠州江陵陷沒鞭長莫及琳所爲三軍縞素淚盡而繼  
之以血也拳拳幼主奉以周旋倚高齊以圖報效馳  
逐疆場勝負互見末命不辰竟死敵手哀已然而身死  
之日哭聲載道智愚同悲野老致酒脯之薦故吏上求  
首之啓不知忠義之激發人心何以至此故竊以爲琳  
之沒而生人感泣賢於吳明徹之生而膺國上賞也

###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各分部落後因兩部馬鬪

營巖所學集

卷二

十九

被譴責遂去之陰山之野廐遣人追謝畧不返顧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鮮卑外夷或未足以語此然如手  
如足之謂何無乃愀然乎慕容容之在幽薊者有前燕  
後燕復有西燕南燕得位乘勢亦自縱橫馳騁於一時  
要不過各一再傳而止究之晉祚未終而已冰破瓦解  
澌然無復有存者蓋處羣雄必爭之地非有深仁厚澤  
固結乎民心則不克以久存其勢然也若吐谷渾則始  
建國於晉之永嘉中間歷南北朝直至唐之龍朔三年  
得國凡三百五十年其地爲吐蕃所取而後絕其封嗣  
傳曰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若吐谷渾者亦可謂有百世  
之量矣

煬帝亡隋

齊後主陳後主隋煬帝其荒淫佚蕩之行如出一轍而煬帝爲尤甚彼其悠悠忽忽不惟世守之土宇版章視爲無關輕重之物卽一己之身心性命亦若在可存可亡之列方其駕龍舟而三幸江都也其時中原羣盜四起已有滋蔓難圖之勢乃畧不介意不欲以擾其放浪自適之天且有時撫此頭顱輒作不知誰當斫之之想此其等苦樂於一致其有契於漆園氏齊得喪一死生之旨乎若而人者使之開邸養士銜杯賦詩不失作風流自命之選以之爲天下君俾其養寇生患敗國殃民則不得不歸咎於貽謀之不臧矣

魯巖所學集

卷二

二十

高祖興唐二首

南北朝之際生民之禍極矣其在昏暴之主荼毒生靈草菅人命不必言矣卽閒有一二振拔有爲者出亦相率爲窺竊神器拓土展疆之私圖好行不義好殺無辜求其除殘去暴隱然矢奠安生民之志者魏孝文帝而外指不能一再屈也而小民於是時亦如秋冬之交風霜交悴草木無色所謂天地閉塞而天下無邦者耶獨至唐高祖父子一出而光景爲之頓易世運重開白日當中萬物咸訢訢然有滋遂暢達之意雖荆棘塞道豺狼在野一時尙未能海宇清宴而仁聲義問宣著遠邇大兵所至所當者破所摧者敗遂能五六年間而帝業

以成殆亦天心厭亂故挺生英主用以奠三百年之基緒也乎

王思政爲魏守潁川誓與城共存亡而卒降齊呂文煥爲宋守襄陽艱難支持五年而卒降元隋屈突通守河中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後亦以力屈降唐余每流覽諸人之傳未嘗不惕然思名節之不易保蓋士君子生際國運顛沛之日思以綱常名教拄撐世宙要必有定識有定力有凜然難犯之操有百折不同之志夫然後可以出入於危亡之地而不以淆其捨生取義之恒性否則中之所存者不足一時意氣所激或能捐軀赴難迨遲之既久中情稍爲回惑而不以利害魯巖所學集 卷二 三三

唐平河朔

夏王竇建德好爲仁義之行誅宇文化及以復君父之仇誅王軌叛奴以正主僕之分於淮安王神通則善遣之於李世勣之父則曲全之而又通表秦皇稱臣蕭后其義舉善事不可殫述當時崛起羣雄未有能過之者遂能據地數千里擁兵數十萬竊意拓土開疆開國承家終膺天命者非夏王而誰顧何以世充告急傾國赴

援汜水一戰情見勢詘轉瞬之頃土崩瓦解是何其席方興未艾之勢不惟大業未就而大命忽傾其禍敗遂

至於此蓋天命有歸不可以人力爭若夏王者不過爲聖王之驅除而又何能與抗也哉

### 太宗易太子

唐之天下秦王百戰而得之者也高祖斤斤長幼之序欲以庸碌之建成主其器遂令猜忌日深怨仇莫解推刃同氣喋血宮庭則高祖之不明致之也太子承乾悖逆魏王泰早蓄窺伺之志太宗廢承乾而立晉王治而二子遂各保其天年則太宗善處家庭之變度越恒流矣特是建成元吉與秦王相傾相軋而致人倫之大變誠爲門庭之不幸曾幾何時而承乾與泰之所以相傾軋者一如前此之爲也人主深居法宮常一日而作百

年之計先事而深未雨之防尙有禍患出於所慮之外者顧欲以放意自得冀幸事變之不復作其將能乎

高宗爲有唐昏庸之主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方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黃髮元老百計挽之而不回利口小人一言贊之而立決遂令禍延宗室波及臣僚流毒海內唐之基業不絕者如縷則皆高宗爲之厲階也且夫以太宗之除暴救民勘定禍亂不得不謂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而一傳之後卽潰敗不可支將天道之酬報爲何如也乃或者謂唐三世之後女主代有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非人力所能違則是世運之污隆生民之治亂莫不有其一定不易之數而人君亦惟委心任

運無庸爲之補救於其後則又不知於所謂造命之指何屬矣

唐平西突厥

人主好大喜功拓土開疆務虛名而收實禍未有不貽悔於他日者其始席國家富強之業財用左宜右有迨積時既久中邦之元氣日耗遠地之兵餉難寬以有定之賦稅填無量之溪壑情見勢詘動形掣肘欲棄其地而不有則國體有傷也欲仍其舊而不變則國帑難支也萬一屬有不靖於其間將糜費金錢動以千萬計更有難於措置者矣維唐李大亮之言曰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褚魯巖所學集

卷二

二十三

遂良之言曰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徐惠之言曰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此皆深慮遠見洞悉中外情事所謂維此哲人瞻言百里者也後之有事外夷者尙其鑒諸

武韋之禍

溫公編通鑑採陳子昂上天后諫疏凡三一則曰諸方告密囚累百千及其窮竟百無一實一則曰宜緩刑崇德撫慰宗室各使自安一則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無非爲天后當日羣小用事構陷無辜而發原其進諫之意亦不失爲仁人君子

之用心矣乃新城王氏摘其大周受頌等作謂其下筆時不復知世有廉恥節義事考新唐書本傳子昂在天后朝不見有所謂趨權附勢希榮邀寵之迹則其歌功頌德於平日用以結主上之知遇事有可進言者借爲萬一之補救此其用意亦正未可厚非也王氏乃沒其長而專摘其所短亦爲不善論人者矣

### 李林甫專政

管仲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于於明皇之爲君見之矣方其手誅韋后殲除太平再平大難匡復社稷其英毅不凡之概亦何減於乃祖太宗卽開元之際厲精圖治海宇承平伊誰不頌有道之天魯巖所學集

卷二

二四

子乃自中年以後逸心頓萌專任林甫爲政者十九年而此十九年中樓頭望月花下徵歌強半是逍遙戲游之天至權奸之誅戮忠良恣所欲爲而已日在醉夢之中概付之不知也且夫天后之濁亂朝綱流毒海內何莫非帝之所及聞見曾幾何時而前此之爲直不啻躬自蹈之何耶嗟乎唐之國脈一鑿於天后再敗於林甫而欲大亂之不作其可得乎

### 安史之亂

維古命將之辭曰閫以內寡人主之閫以外將軍主之蓋相隔在千百里之外而欲其進止一操之廟堂將軍情之變遷不常未有不坐失機宜者劉宋恢復中原旣

爲前車之覆唐代捍禦安史又未知後車之防潼關之役哥舒翰深知崔乾祐之未可輕嘗欲固守以老其師此洞悉兵情者也乃催戰之使項背相望及大兵一潰而明皇遂倉皇出國門矣邙山之役李光弼預言史思明之兵鋒尙銳未可輕爲進取此深知彼我者也乃廟謀不臧妄意東都可復中使之督戰者不絕迨官軍大敗而河陽懷州相繼沒於賊矣甚至鄴城之圍以九節度之師六十萬之衆又有郭李爲之將而以魚朝恩主持其中竟潰敗不可言狀甲仗輜重喪失不知紀極則甚矣牽制之爲禍烈也

吐蕃叛盟

魯巖所學集

卷二

三五

李晟馬燧與渾瑊內爲朝廷所倚外爲強虜所畏皆重臣也乃平涼川之盟李晟深慮虜情之未可測度而馬燧力贊成之卒之口血未乾軍聲大譟瑊也幾不脫虎口亦危矣哉爲德宗者退馬燧以正其誤國之罪進李晟以獎其料敵之智所宜然也且渾瑊於馬上逃生其銜恨於吐蕃也何如則宜使之專力捍禦晟也主持於廟堂瑊也強戰於邊陲上以雪國家之恥下以洩志士之憤更不待言矣乃夷考當日李晟則投閒置散也渾瑊則放歸河中也而吐蕃之縱橫出沒恣意殺掠如故也德宗之昏惑如此則宜其沒世不振而終爲外夷所

欺凌歟

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率衆三百餘人請降李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深言信約之不可負卒執還之俾盡戮之境上噫嘻僧孺誤國之罪大矣且僧孺亦何曾知有信義其陷悉怛謀於死地非有憾於向化者也借向化者以撼德裕耳夫唐與吐蕃交兵以來旋盟旋叛其所以槩躡中國之禾稼侵奪中國之疆土虜掠中國之人畜何有紀極僧孺倡論朝堂不爲報怨雪憤之大計而爲型仁講讓之迂談此忠臣義士所爲拊膺而增歎者也惟温公之作史論亦以牛所執爲是而李爲非且引春秋荀吳圍鼓爲之說不知荀吳滅肥滅鮮虞全以詐謀奏成功其欲城邇好云云特故爲正論以欺人耳牛小人而李君子其心跡判然若天淵不得以其議出温公遂執爲不易之說也

### 藩鎮連兵

李懷光千里勤王解奉天之圍釋君父之難不可謂非勇於赴義者爲德宗者接以温顏隆以厚禮懷光亦益感激思報將徑率勁旅克復長安不俟異日矣奈何咫尺天子不獲望見顏色致令怏怏而去積漸之久遂成叛亂盧杞誤國之罪可勝誅乎嗟乎僕固懷恩爲國家摧破強寇劉展爲國家屏蔽江淮彼其初豈嘗思生心外叛者徒以情事所迫煩冤抑塞退廢旣有所不甘赴愬又有所不敢竟以宣力積勞之臣流爲無父無君之

歸誰秉國成顧使之決裂至此夫自古矢志不貳之臣  
幸而臣主相信猜忌不生固忠勤不怠也卽不幸而君  
心不明有權奸齟齬其間亦不以易其傾心向日之誠  
下此則御之得其道遂感奮思報傾身犯難而不辭矣  
御之失其道卽回心易面敗名犯義亦不顧矣然則有  
國家者於有功之臣子可不善爲之地哉

河朔再叛

士人置身朝廷之上可進可退可生可殺而必不可與  
正人爲難與正人爲難則將開罪於天下後世雖有蓋  
世之文名亦不足贖其醜正惡直之咎矣元稹微之與  
晉公其始初非有宿怨也卽晉公之勲德名位彼非不  
魯巖所學集 卷二 二十七  
知所宗仰也徒以宦情太深爲一己進取之計卽不得  
不阻他人之進取至排陷正人朋比匪類而中外咸鄙  
我晉我不復齒我於士君子之林有不遑恤者矣稹同  
時有白居易杜牧其人者居易屢陳時政之書牧亦作  
兵論守論諸篇其言咸有裨於軍國大計爲古今論治  
者所稱許其文名足與稹相埒而其品詣則非稹所得  
而頡頏矣

朱温篡唐

唐自明皇避祿山之亂爲幸蜀之計而其後嗣子孫遂  
相沿爲故事代宗則幸陝矣德宗則幸奉天矣僖宗則  
幸成都矣昭宗則幸成都在幸鳳翔更聞變卽逃矣夫天

子爲萬方臣民之主天下所環而伺爲動靜者也國家有變不能深重自持固守宮闕以待四方援兵之至顧乃先事爲倉黃苟免之謀其何以對天下之臣庶且何以爲諸臣之從逆者責也然而唐之諸帝其變難疊起由於藩鎮之強悍自恣而其動輒出奔遲之又久而後失其宗社者亦以藩鎮之爲屏蔽者衆而莫敢先發也自宋祖杯酒釋兵權而強藩之患息外方之爲禍遂烈天子亦不復敢輕言出狩此則古今之世變爲之也

徐氏篡吳

自古權奸之臣以陰謀攘奪人之國家或及身而篡或至其子而篡雖遲速不同其致一也獨至徐溫之於吳則其局一變方溫之執政於吳有弑君之實而已不居其名爲盜國之謀而人不覺其詐其潛蓄不臣之心匪伊朝夕矣卒之大願未酬大命已傾身沒之後登壇而講禪受之文者乃異姓之子知詰也溫日夜睥睨他人之國家而不虞更有睥睨者之伺其旁黃雀螳螂之喻其是之謂乎

後唐滅梁

晉王以英武蓋世之質晚節困於朱梁兵挫地削梁兵再薄城下竟爾瑟縮閉藏飲恨以卒良可歎已及莊宗嗣位鼓少年英銳之氣摧梁人之鋒刃復先王之境土戰勝攻取徑趨梁都君臣授首凱歌言旋舉前此之所

謂灰心喪氣而不敢校者而一旦大快其宿願是豈晉王父子之智慮懸殊哉亦以所乘之勢異也蓋自古窮凶極惡之人方其志滿意得不惟天下豪傑之士莫能與爭雖在造物亦似莫克遏其暴戾恣睢之氣燄及其運移勢謝人謀旣舛兵力遂絀往往十出師而九輿尸不極於蕩覆其基業不止此亦有數存乎其間而豈盡可以智力論哉

### 范楊之叛

五代之君如梁之太祖唐之莊宗雖不必有大功德於天下而其於天下也皆履險涉危躬冒石矢以百戰之兵力得之識者觀其得之之不易亦可知天位之不可魯巖所學集

卷二

二十九

以僥倖冀也至潞王從珂則登城一哭而衆遂擁之履帝位矣石氏敬瑋則假手他人而契丹遂立之爲中國主矣夫天下重器也爲天下君大名也以天下至重之器莫大之名竟爾以苟焉得之則雖名爲天子幾不復成其爲天子而朝廷之體統於是乎掃地矣將擁兵自強者誰不生心而希非分之想此范延光楊光遠輩所由紛紛起而效尤也

魯巖所學集卷三

魯山張宗泰

宋史紀事本末金匱之盟

太宗承太祖維新之運內修文教外奮武衛不失爲繼世令主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幽州之役軍中夜失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是亦人心不忘故主之意正未可厚非也且卽令立德昭亦其分誼之所應得並非取非其有也乃不勝其忿嫉之私盛怒之下致令德昭驚懼自殺太祖能挈天下以授其弟其弟至不能容其子太宗之忍心負義君子有隱痛焉迨其後遂世代相承太祖後人永無復膺圖受籙之望矣直至徽欽失國舉族北徙僅遺一高宗而高宗又絕其緒乃得孝宗而立之以稍酬太祖經營締造之功冥冥之中不謂之有天道可乎然則人之自私自利以自爲子孫萬世之計者其亦念天理之昭彰固有其報施之不爽者哉

郭后之廢

李宸妃之薨也明肅皇后欲不成喪又欲鑿宮垣而出蓋猶其蔑視宮嬪之素習也是時呂夷簡當國危言以讐強后之心宸妃之殮得以無失禮厥後仁宗處母子閒始終恩意無間者夷簡調護維持之力也夫何郭后與美人忿爭誤批帝頰后雖有罪非大故之可比也帝雖盛怒未必聖意之不可回也而夷簡顧不念天理民

義之不可泯滅汲汲爲挾私報怨之計於廢后則力持之於臺諫則遏抑之不稍予帝以回心轉意之機夷簡之罪可勝誅乎夫大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母獲罪於父不能效引手之援斯亦已矣反爲之逐其後而下石焉致使仁宗以聖明仁厚之性成此敗德之舉他日雖悔亦莖臍無及矣嗟乎使夷簡以保全明肅者全郭后則豈非大臣之盛節哉

慶厯黨議

仁宗慶厯三年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明黜陟抑僥倖定磨勘之法減任子之恩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乃四年六月卽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五年春遂罷去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

夫仁宗之聖明有宋第一賢君也仲淹之忠貞有宋第一賢臣也以聖明之君任忠良之臣宜乎情同魚水倚若手足寬以歲月罄其設施他年奠定國家捍禦外侮庶有可以自強之日乃核其執政任事初不過一歲有餘而讒邪之口早中之矣嗟乎有宋一代賢奸雜用雖聖天子在上亦復如是而小人得君之日常倍蓰於君子得君之日此宋之國勢所以日挫日削以至於亡也

濮議

英宗不考仁廟而親安懿先事預防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以私親爲重而以承嗣爲輕遂成牢不可破之局者韓琦歐陽修也建言不聽家居待罪懇求罷黜

者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傅堯俞也以韓歐之名德在人而謂其有意迎合爲希榮固寵之計二人決不至此然密議於中書令皇太后下手詔又令帝下詔以示非已意果何爲者且使英宗或有感於諸賢之忠誠一旦翻然變計不考安懿而考仁廟則諸賢可以留而不去卽去矣未始不可以復反第不知韓歐二公亦回心易慮與諸賢共將順其美乎抑猶膠執其偏駁之見力梗羣議而不化乎從來君國之事君子與小人相齟齬無足異也至君子與君子相齟齬彼以去就爭此亦以去就爭而君上之心終以先入者爲主致令忠良之臣紛紛遠去論古者所由浩然長歎也

曾巖所學集

卷三

三

王安石變法

宋之神宗願治之主也一時忠良之臣布滿列位又人才極盛之秋也不幸安石柄政堅其執拗之性大變祖宗之法不畏天變不恤人言以國家百餘年所培養之人才一旦紛紛遠去有心者所爲長太息也羣賢屏跡羣奸駢首一十八年之間政令恣其顛舛小民困於繹騷尙堪問乎幸而元祐更化宣仁垂簾召還故老登崇峻良除煩去苛埤補元氣小民乃有更生之樂矣無何調停之說起紹述之政行而向也二蔡二惇之徒類羣起而盡國殃民民生不幸何堪重遭此毒螫也建中初政差有可觀僅踰一年而蔡京張商英之輩又迭執政

柄國是日非民生益困而有宋敗亡之禍不旋踵矣向  
令安石不引用匪類則章惇邢恕諸儉邪必不獲大肆  
其毒他日亦無熙甯元祐之紛爭乃輾轉起伏終至君  
子廢徙以死而小人惟其所欲爲而國運隨之然則推  
原禍本非安石之罪而誰罪哉

### 元祐更化

宋真宗景德三年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之  
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爲  
尚書右僕射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  
毋輕生事開邊豐元祐五年文彥博致仕先是遼使來  
聘見文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數君  
子大名垂宇宙中外仰若天人而司馬公之純德懿行  
尤爲人士所傾心東坡詩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安民曰如司馬公者海內稱其正直蓋其身負天下之  
重望如此夫以司馬公之名德在人中國思慕之異邦  
跋仰之而險險之徒偏斥爲奸邪昏庸之君偏投之閒  
散迨夫天日重開亟亟登庸而公已老病侵尋旋與世  
長辭矣不亦重可悲也哉

### 宣仁之誣

藝祖立誓碑於太廟寢殿之夾室有勿得殺士大夫之  
約子孫奉以無失此固有宋家法也而後世權奸之臣  
無所顧忌遂恣意爲病國之事乾綱不振而國勢之弱

亦隨之當神廟升遐宣仁垂簾不立其子而立其孫此時宣仁體國之誠可告天地可質鬼神而蔡確亦怨諸奸搆鬻宮庭誣宣仁有廢立意謂已有定策功益將肆其離間之謀以敗王室也斯卽正共繇之罪嚴兩觀之誅以奠宗社以警羣小安在其遂有傷於國體乃宣仁持疑於內范純仁傅堯俞等又力爲調護於外詎知君子能曲全乎小人而小人決不肯甘心於君子厥後宣仁旣沒羣奸復起興回文之獄極罷織之慘必欲置諸賢於死地而後快行且欲廢宣仁爲庶人喜悻亦甚矣傳曰善爲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又曰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烏雀有宋君臣其亦曾聞斯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五

義否耶

熙河之役

宋自與契丹盟好而後歲輸金帛有增無減分水嶺之爭東西坐失地七百里夏人擾亂邊鄙延川好水川鎮戎諸戰所喪失不可紀極永樂一役又喪師六十萬其有傷於國脈爲何如假令爲安石者振國家累世積弱之氣爲君王敵愾禦侮之謀厲兵秣馬斬將擐旗一怒而奮撻伐再舉而復燕雲而國恥於是一雪矣爲王韶者移其戰勝攻取之能從事桀傲不遜之夏蹙其疆土犁其巢穴用折不臣之心聿回摯悍之氣而國威於是

一伸矣顧乃計不出此安石於契丹則低心下首不肯

少拂其意而以其全力科擾天下之民王韶則置跳梁之夏人於不問而偏索釁於不侵不叛之吐蕃後遂絕其血食皆事之極顛舛者而其如廟堂之憤憤何哉

### 蔡京擅國

神廟升遐宣仁決計立延安郡王哲宗賓天憲肅決計立端王元祐年間宣仁垂簾進君子退小人而聖治蒸蒸日上宣仁既歿而邢恕章惇諸奸大興紹述之說恣爲報復之謀而刑政紀綱不可問矣建中初政憲肅權處分軍國事屏逐凶邪登崇善良而政治綽有可觀憲肅卽世而蔡京王黼朋比爲奸荼毒生靈較之賊惇諸人而更甚焉有宋國脈哲宗旣鑿削於前徽宗復彫殘於後譬之久病之夫氣血虧損已極庸醫又從而宣瀉之而時勢益不可爲矣向令宣仁之世不立哲宗而立嘉王岐王憲肅之世不立徽宗而立申王簡王國事之病敗或者未遽至是然則哲徽二宗所以負卵翼推戴之恩至矣而二后在天之靈應亦扼腕於天心之猶未厭禍乎

### 二帝北狩

金人之南侵也長驅而來所當者破所攻者克蓋無復敢撓其鋒者及再薄京師而京師遂陷以堂堂中邦之天子至父子爲虜皇族三千人俱攜而北顛頓道路不可言狀自古中國之主其辱身敗國未有若斯之酷者

也然考之徽宗之爲君則又未嘗不爽然其若失彼其任蔡京任王黼及童貫朱勔計帝之一生無一日不與小人爲緣顛覆刑政濁亂海內所用者培克聚斂之臣所行者流毒結怨之事萬方之失所將誰與控訴乎夫天之立君以安民也不能安民而腴削乎下民蹂躪乎下民使人人長抱無涯之痛而已欲獨享安榮得乎故由後而觀未嘗不痛念有宋禍敗之慘由前而觀則又未嘗不痛恨徽宗昏惑之甚嗟乎千古亡國之主未有不原於自戕自伐以至於無可爲力蓋不獨一徽宗爲然矣

### 秦檜主和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七

北宋之安石南宋之秦檜其人品之等差有殊而其立心之專執不移則一也安石創行新法附合者引爲同心違言者斥諸遠外而其人之賢奸不問也秦檜堅執和議贊助者立得美仕訾議者永不敘用而國事之病敗不恤也安石當國者八年秦檜當國者十九年安石去而蔡京章惇諸奸紹述之秦檜死而和議之說終南宋之世糾結而不可解而北宋遂以安石亡矣南宋亦以秦檜亡矣斯皆忠正直諫之士所爲抑塞拂鬱而付之無可如何者也獨怪當時之爲君者不自振其乾綱一惟二人之言是聽刑賞舉錯任其倒置而漫不加循

省斯誠世運之大不幸已

隆興和議

李顯忠與邵宏淵屢挫金人中原震動使二人戮力同心或擊其前或衝其左右長驅而進風捲電掃將河南之地不難漸次收復也而宏淵忽有異志按兵不動且故爲慢語以亂軍心於是邵世雍劉侁諸將紛紛以所部遁顯忠獨力難支夜引兵還遂大潰於符離則是志在報國者顯忠而有意僨軍者宏淵也假令孝宗此時赫然震怒大振乾綱正宏淵誤國之罪邵世雍等亦繩以軍法旋命李顯忠節制全師人人誓必死之志其轉敗爲功特反掌閒耳乃邵宏淵仍前建康統制邵世雍等概置不問李顯忠則筠州安置矣夫孝宗以奮發有曾巖所學集

卷三

八

爲之主而其蒞政之始已刑政顛舛如此此宋之國威所以終於不振而國恥之終不可雪也

孝宗講和

宋自真宗景德二年與契丹盟好南朝爲兄北朝爲弟於國體未甚傷也至紹興十二年高宗進表於金則自稱曰臣構由是金之君曰趙構金之臣亦曰趙構以中國十世之天子爲敵人屈辱至此幾不國矣高宗忍恥事仇不足言矣若孝宗則英毅有爲之主也念河山之破碎傷陵寢之摧殘氣吞幽燕痛飲黃龍志豈嘗須臾忘耶哉夫何符離師潰雄心頓銷蹈石晉之轍迹爲叔姪之名稱海泗四州一割不復返國書立接屢爭而不

從遂忍而與此終古矣夫國家之安危存亡在用人行政之當否何如初不係敵國之和不和假令堅持枕戈待旦之志永矢執仇雪恥之心卽不幸土崩瓦解解宗社邱墟將一死以振綱常後人尙以名義之正推之亡猶不亡也况乎天未厭宋民猶戴宋顧有可乘之勢竟灰進取之志帝有述懷詩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不知其所謂廣大者竟何在也

### 論張魏公

觀人者當統其一生行事而論之又當究其居心而論之不得執一節之失計遂概沒其生平而訾議之也張魏公當高孝之朝其排李綱張鼎殺曲端懷諫自用措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九

置乖方富平之敗符離之潰其喪失不可億計誠有不能代爲解說者然其念王室之多難刻意爲國家復仇不以累挫而敗其氣不以退廢而回其慮其肝膽之所激發殆有質天日而無愧者且其當時勢危急之秋忠言讜論無非爲扶持國體起見固不僅苗劉之變慷慨以赴君父之難已也其才雖疎其居心未始不可原蓋瑕瑜互見之人也周密著齊東野語痛加訕詆則以行狀多溢量之詞有激而云然也至江進之作詩有何人爲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公然抑之賊檜之列則涉於狂易已夫曲端之威名遠播久爲敵人所震懾乃不爲主猛之赦鄧羌而偏效劉宋之殺道濟誠不免自

壞其長城然端亦實有跋扈不臣之迹觀夫建炎二年  
婁室急攻延安端握涇原精兵坐視延安之陷而不救  
四年婁室整兵復戰于潼關吳玠敗績楊晟死事亦退  
屯涇原畧不爲引手之援其敗國殃民之罪亦有不  
概從未減者則夫魏公之殺曲端固有未可全非耳

### 孝宗不克恢復

金世宗得國於紹興三十一年孝宗受禪於三十二年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前後亦適相  
當嘗考孝宗之爲君也虛懷納諫嚮用老成訓練軍實  
整飭戎備其思爲祖父復不共戴天之仇蓋未嘗一日  
去諸懷也乃於賢者則輕爲進退於宵小則曲爲包容

魯巖所學集

卷三

十

遂使曾龍湯尹諸僉壬潛噓邪說終梗讜議以衆君子  
苦口爭之而不足者數小人陰沮抑之而有餘其爲病  
於君德不少矣若夫金之世宗則有善必錄有惡必懲  
懷奸者去納忠者進且任賢勿貳必遲之以歲月俾得  
從容展布以要其成功仁心善政史不絕書國中稱爲  
小堯舜北朝自孝文帝後指不能一再屈也然則孝宗  
有恢復之志而終不獲收恢復之效雖曰廟謀不臧亦  
所處之時勢爲之也

### 金世宗章宗

金世宗享國二十九年於鄰邦則講和修好寢兵息武  
風塵不驚黎庶安堵於本國則保全兄弟禮遇臣下獎

進忠良放黜貪墨其自奉之儉也則罷貢金線放出宮  
女黃金塗金不以爲飾恪守女直純樸之風其撫民之  
仁也則賑恤饑饉訪問疾苦朝有免租之令野有勸農  
之使金源一代第一令主非世宗其誰與歸嗣是而得  
章宗亦守成賢君也開登聞之院以達冤抑先賑貸之  
令以惠窮黎設學校以養士重廉能以馭吏孝子則旌  
門閭僧道則禁披剃罷不急之務省無名之費家給人  
足戶口殷繁良法美政疊見史策優於南朝之光甯遠  
矣不幸晚節一念之誤援立非人遂啓強敵展疆啓土  
之心蒙古崛起震蕩若雷霆飄忽若風雨縱橫馳驟不  
可支持珣遷汴而遂喪其國都守緒遷蔡而國遂以亡

矣竊以世宗章宗之賢明天宜十世宥之以勸來者乃  
廿年之間而亦不守其宗社豈人君之治天下憂勤則  
治逸豫卽亂其理固有不可易歟抑亦蒙古方興未艾  
之勢雖彼蒼亦有不克驟遏其流歟

朱子正心誠意之說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子入奏事或要諸路曰正心誠意  
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答以生平所學惟此豈容隱  
默向竊嘗迂之國家委靡不振之日當汲汲焉以內修  
外攘爲急務而何事爲此遠於事情之談風痺不知痛  
癢之誚所由來也旣而徐思其故而知朱子之說爲不  
可易也蓋人君之治國家不越用人行行政兩端而行政

之得失原於用人之當否用人之當否又本於君心之  
邪正不清其源未有能澄其流者也有宋一代與小人  
相爲終始姑以南宋言之高宗始則任汪黃繼任秦檜  
孝宗始則任曾龍繼任湯尹甯宗任韓侂胄而史彌遠  
繼之理宗任史彌遠而董宋臣丁大全繼之賈似道又  
繼之不知此數君者果皆以汪黃諸奸爲朝廷忠良正  
直之臣歟不過以其曲謹小信有以便一己之私遂托  
以股肱任以心腹而國事惟其所顛倒耳迨至情事敗  
裂不可救藥而後黜而遠之嗟其晚矣然則正心誠意  
之說爲奠定國家之要圖而朱子之說爲確不可易也

會蒙古兵滅金

魯巖所學集

卷三

十一

鄂王之規復中原也兩河豪傑謹呼助順人人有滅此  
朝食之意而其後哀宗播遷入蔡州蔡之父老睹金主  
零替之狀莫不俯伏道左歔歔欲絕不爲之快心反爲  
之痛心顧先後殊致何歟蓋其始也踐宋之土食土之  
毛其見敵人之破殘我國都迫脅我君父皇皇焉靡所  
依歸而其勢有不可以終朝者迨其人也父子相繼而  
世易休養日久而分定亦遂以向之所以戴宋者而戴  
金矣然則人主於梗化之民其可不知漸摩之有道哉

余玠守蜀

祖述之渡江而北也翦除荆榛招懷攜貳強鄰修好黎  
庶蘇息屹然一方保障焉乃經理甫有次第而代者至

矣余玠之奉命守蜀也運籌有人軍政無缺治兵理財咸有成績而兩川始安生理焉乃大願未及粗酬而讒邪中之矣夫二臣以慷慨忠義之性值河山破碎之日使得盡其措置之方而無或撓其後孥兩河之全以還天子或未易言要之挫敵人方張之勢俾半壁之天下有所恃以不恐則其所可自信者誰秉國鈞致赤誠報國之臣功名墮於垂成灰心冷氣亦遂以自促其天年也天耶人耶是則不可知之矣

郝經之留

蘇屬國之握節海上也其時漢與匈奴強弱相持也洪忠宣之流遞冷山也金人以戰勝之威宋人不敢與校

魯巖所學集

卷三

十三

也皆無足異也獨賈似道之拘郝經於真州則有非意想所及者元人以天下無敵之勢宋人以積弱不振之形宋之使臣如元而元留之宋所無如何也元之使臣如宋而宋留之元所不及料也然而元人不遽動衆也請之再三而宋人置若罔聞從此大兵之攻襄陽不可緩矣夫似道援鄂之師掩敗爲功恐使者見上而洩其事此似道隱情也然縱不敢使之入朝未嘗不可宛轉其間而遣之使歸而倒行逆施至此何爲者嗟乎賈祗知獲罪於君將無以固其權寵而不知積怨於隣將無以保其宗社也宋之宗社不保而賈之頭顱尙能晏然

乎夫亦愚之甚矣

蒙古陷襄陽

賈似道起半閒堂築後樂園亭臺樓閣點綴其間足爲湖山生色又喜通賓客游屐所至磨崖題名居然當代勝流故爾時文人墨客於賈相多恕辭卽後之過其故居者低徊流連尙不勝憑弔悵望之情而其實則誤國庸臣萬死不足蔽其辜者也他事不具論郝經不忍生靈凋殘之故奉命南來爲長計者宜隆禮相接以結好息民乃拘之眞州者十六年阿朮坐困襄陽志在必克呂文煥竭力支持飛書告急執政柄者宜徵兵轉餉刻期以赴其難反從中遏抑之使無由上聞間有談及邊事者輒中以危法是何肺腸耶迨襄陽旣降元兵長驅魯巖所學集

卷三

十四

而進而宋遂以亡矣夫元奄有中土已據天下三分之二其勢不蕩平混一不止特其初心尙未必若是之遽也自似道構釁速禍而宋之爲國遂以不克延其殘喘矣然則似道誤國之罪豈在王黼童貫下哉

宋史紀事本末總跋

宋史紀事本末排比得倫足爲讀史之助然亦不無可議者王全斌與劉光毅分道伐蜀全斌克劍州次魏州孟昶請降遂入成都後十餘日光毅始至則平蜀之役全斌首功也而孟昶饋兩軍及犒師並同詔書頒賚兩軍亦無等差由是兩路主帥不協俄詔發蜀兵赴闕全斌等不時宣行蜀軍憤怨思亂遂有全師雄之叛則其

合爲增入也金世宗雍寬仁愛人和好旣成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歲飢輒命所在開倉賑濟戶口殷繁北人稱爲小堯舜爲北朝第一令主則世宗雍之賢一篇宜補入也金人立劉豫篇云韓世忠擒撻不野等以下並未言撻不野逃歸或放歸忽又云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蒙古取汴篇云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下並未言窩闊台嗣立而屢曰蒙古主云云此皆史筆失於照管處蒙古陷襄陽篇丁巳元伯顏至溧水據南宋書此咸淳十年十月事而仍蒙上九月之文亦於歲月未合也

元史紀事本末日本用兵

魯巖所學集

卷三

十五

宋太祖旣得天下卽有事於江南有事於荆南南漢汲汲焉若不克終日蓋其人皆偏處卧榻之側所謂心腹之患門庭之寇斯誠兵之不容以已者也若夫元之爲國則不然元自與宋人構釁以來日尋干戈生民之失所極矣混一而後不務休兵息民爲培養國脈之計乃更欲邀功於邊陲今日征日本明歲征占城安南又從事西南夷夫邊庭小寇梗我王化特癰疥之疾以大度包之可也奈何不勝其忿怒之私致令戰士膏血於荒徼生民困敝於轉輸也是蓋習見夫宋人積弱不振之形自以爲天威所臨無在不可以宋人例之容詎知經歷險遠道里異宜以覆軍隕帥告者竟比比也嗚呼此

元之國運所以不長也

武仁授受之際

元自成宗升遐而後仁宗速反京師殲除奸黨戡定大難則天下者仁宗之天下也乃仁宗祇知天倫之足重不以天位爲可樂而虛位以待其兄仁宗之居心度越尋常數倍矣武宗彌留之際亦不以天下爲一己之私而以與其弟此自酬報之理宜然謂仁宗身後仍當以天下歸之武宗之子者則是報答初無已時亦非可常行之道也仁宗之失在於明知鐵木迭兒之奸乃牽於高堂私愛之故而過爲優容耳夫人主以天下養凡可以博吾親之歡心者類無不委曲以將其意獨其有關魯巖所學集

卷三

十六

於宗社安危之故者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而早裁之以義顧於奸欺不道之臣旣出之而旋復之致令身歿未幾忠臣義士橫被屠戮厥後南坡非常之變仍是奸臣之餘黨所爲此則其寬厚有餘英斷不足不免自詒伊戚耳

三帝之立

仁宗削平內難推位以讓其兄倫常之理甚順也武宗亦不負初心挈天下以與其弟報施之道亦宜然也泰定短祚內變又起文宗攘除異已遠迓乃兄猶之武仁授受之際也詎意相親相愛之中潛寓相戕相賊之機世變斯爲極焉究之天良難昧追悔不已憑几遺言舍

已子而立明宗之子以爲異日九京相見之地亦足稍蓋前愆矣夫武宗之子不能得天下於仁宗之手而偏得之泰定卽世之餘明宗不能保其身於得國之日而其子乃得天下於易世之後世勢之變遷無常如此特是爲順帝者卽不能舍已子而立文宗之子而保全其母子俾得終其天年亦事理之得其平也顧從而播遷之又從而賊殺之則已甚之行矣假令文宗始終爲負心之事竟立已子而無所顧忌順帝而得行其志其相報亦不過如是也乃文宗以疚心之行爲晚蓋之計而順帝則祇知道往日之怨遂沒其目前之善則文宗之抱恨又何如也

佛教之崇

蒙古自宋理宗嘉定三年侵金八年入燕紹定六年入汴端平元年人蔡凡厯太祖太宗二主共二十五年而後滅金嗣是而定宗憲宗至世祖至元十六年又厯四十七年始滅宋前後共七十二年而後南北合爲一家自古百戰以得天下未有如是之遲且久者也由世祖至元十七年下數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其以四海爲家者凡九十年前此得之也何其難後此失之也又何其易蓋元人奮起朔漠木以強力而得天下又復以強力守之中間以仁恩懷柔下民也亦不多見其崇重佛教也每帝必有帝師尊之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帝師之

命與誥勅並行其作佛事也則金銀綵幣之費油麵酥蜜之用動至不可紀極楊璉真伽發宋諸陵滔天惡逆漫不介意西僧之橫搾留守歐妃主亦概置之不問彼其意固以爲崇重佛教上可以綿君王無疆之壽下可以締宗社不拔之基究之世祖爲創業之主順帝爲亡國之君其享國之日頗久其餘諸帝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八九年不等踐祚無過十三者壽命僅有四十一歲者則其極意隆崇佛教利益果安在哉夫亦愚之甚矣

### 科舉學校之制

元史以八月成書草畧殊甚選舉一志於諸帝開科年分及某科所得某人均未及致詳茲科舉學校之制一

曾巖所學集

卷三十一

十八

篇亦本元史成文故其缺畧如故也今特據四庫全書提要集部及顧嗣立元詩選小傳朱笠亭金華詩錄爲訂正之如左俾來者有考焉元自仁宗延祐二年三月始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而是科得人爲最盛如馬祖常楊載黃潛歐陽元陳泰許有壬王士元僕哲篤皆是科進士也嗣是延祐五年再開科進士則有汪澤民英宗至治元年辛酉開科進士則有秦不華米无吳師道泰定元年丁卯開科進士則有李黼宋娶楊維楨呂思誠黃清老薩都刺胡善文宗天厯元年戊辰開科進士則有林泉生及雅琥文宗至順元年庚午開科進士則有李裕王文晔劉聞

至順三年壬申開科進士有錢璧見輟耕錄順帝元統

元年於酉開科進士則有月魯不花余闕李齊李祁字

文公諒至元五年己卯開科進士則有盧摯按志謂至元二年詔

罷科舉六年詔復科舉疑有誤至正二年壬午開科進士則有盧琦胡

行簡至正五年乙酉開科進士則有張士堅高明至正

八年戊子開科進士則有張泰昂吉至正十四年甲午

開科進士則有陳高李貫道唐元嘉又邁里古思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見輟耕錄卷十至正十七年丁酉開科

進士則有李選本至正二十年庚子開科進士則有童

梓按順帝至正年間有遲至五六年始一開科者疑尙

不免有所脫漏自二十年以後海內寇變日深想不暇

曾巖所學集 卷三 十九

爲此修文之事矣

陶宗儀輟耕錄卷一引元好問撰廉訪使楊奐墓碑云

太宗卽位之十年戊戌開選舉特詔宣德課稅使劉用

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則有元科舉

之端已肇於此合補入此篇中又輟耕錄卷十五弔四

狀元詩有云元舉何如兼善死元舉王宗哲字也至元

戊子三元進士而元詩選三集吉昂下謂至正八年登

張秦榜進士則又疑是科進士狀元爲張秦也疑莫能

明始兩存之

明史紀事本末平定東南

劉誠意偕同人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大言曰此天子

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厥後果如所卜信乎其能前知矣然誠意有疾胡惟庸挾醫來視飲其藥遂以殞其生夫十年後已當爲王者之佐此幽渺不可測識之事也賊臣潛蓄不良之念將以快其私忿此身受者所當籌及者也乃於風雲之氣色能決之於事先而於一已切近之災反懵然於當前何哉然則紛紛妖妄之說謂誠意能預知未來者亦或有未可盡信歟

### 太祖平滇

宋太祖削平羣雄而兵力絀於契丹元世祖混一區宇而天威挫於日本卽唐之太宗以英偉不世出之概而高麗一役亦終貽他日之悔獨至明之太祖則強兵勁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

旅所向克捷竟超越前代之上雖其間如陳友諒之大敵相當亦不免涉厯險難然羣策輻輳天人交助終澌然無復喙息之存其餘若吳若閩若方若兩廣秦晉勢若破竹迎刃而解卽以梁王之僻處荒徼亦全家蹈海而死無敢鈍我甲兵者固緣任事諸臣韜略本長亦以爾時之廟謀先勝也其尤可嘉尙者不殺降人不屠城邑忠厚開國爲漢唐以來所僅見此其所以遂奠三百年之基也歟

### 胡藍之獄

明太祖之遣將出師也恒諄諄以好殺爲戒聞諸將行軍所在有安戢人民者輒璽書褒嘉有不戢兵士者輒

顏色慘沮用能休聲義問宣昭遠邇數年之後遂成帝業倘所謂仁心爲質者耶然胡藍之獄一則株連被誅者萬五千人一則株連被誅者幾二萬人以李善長之參贊密勿傳友德之勲在旂常友德洪武十七年賜死宋景濂之呼爲先生而不名者亦皆不得其死景濂之生平尤喜誅戮文士觀明詩綜所載汪廣洋魏觀高啓朱同蘇伯衡張孟兼王彝楊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賁黃哲郭奎諸人咸死於非命何其前後之相違反若是哉豈其大業未定之先故爲矯情鎮物以收服一時之人心及夫志願已遂猛摯之性漸萌故翦除異己雖蘭摧玉折有所不顧歟是則英雄之居心有不可得而測度矣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一

建文遜國

以成祖之慘毒無復人理而謂靖難師入建文潛行出國門無所阻滯終其世末嘗懼繫維之災此必無之事也建文髫年登大寶未嘗出國門一步而謂遜國之後跋涉山林間關萬里其將能乎否耶然而致身從亡諸錄影撰事蹟實以歲月若歷歷其可據者則亦人心不忘故主覽其書者庶幾猶幸吾君之尙存也且夫程嬰公孫杵臼全趙孤於危難之際王子成父爲齊桓取威定霸孫武子爲闔廬興師覆楚其人其事均不見於三傳而流傳至今不廢則夫建文出亡諸臣從亡其事雖不必有亦不必定作子虛烏有觀也

汪直用事

明太祖慮宦寺之或干預政柄也宣諸告戒著於令甲不惜再三言之而又樹鐵碑於宮門以防微杜漸其所以爲後嗣計者可謂深且切矣爲子孫者恪守家法奉若龜鑑宜也夫何一再傳而後王振弄權於英皇汪直竊威於憲廟劉瑾已虐賊熏天魏忠賢更流毒無窮也荀子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蓋得其人則自知惕然於治亂興亡之大戒不得其人則且蕩然於祖宗創垂之成法然則有天下者亦惟多行善政厚恤民生用以仰結乎天心俾世世得賢子孫乃可以綿宗社不替之基緒而區區三令五申要不足恃也已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三

宏治君臣

三楊與金黃蹇夏諸公際仁宣之朝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於君心多所啓沃於國事多所裨益而君王亦傾心相向無復幾微猜嫌疑忌之私可謂極一時明良之盛然而諸公當遜國之初旣不能丹心浩氣長留天地之色又不能潛蹤匿影永葆冥鴻之貞委蛇苟活希榮取寵以故談熙朝之盛事者不甚致其流連慨慕之思其視方練諸君子之剛風勁節難云蘭桂異質而同芳矣

景帝登極守禦

英皇北狩額森南侵徐瑾驗之星象謂天命已去請幸

南京太監金英叱之卒之于忠肅守禦於內石亨石彪力戰於外以充斥京畿之寇騎終狼狽而遁而宗社竟以無恙從可知術數之說縱確然有可信苟以人事補救於後未有不可挽回者又疑徐理本傾危之士喜以妖言搖惑人心而非必果有所見也厥後奪門之役又復張皇升屋覽步乾象謂事在今夕不可失要亦幸而偶中耳不然國步倉皇事關安危之重者而其言轉不驗至羣小爲盜竊之謀乃一如所卜也亦足見術數之說爲不足深信矣

宸濠之變

王龍驤以平吳之功爲王渾所抑遂憤懣不平至屢形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五  
諸詞色王全斌以平蜀之功朝廷頒賚無等差兩軍不協致釀綿州之亂有功而不矜其功蓋難言之矣乃若明之王新建其平斷藤峽平南贛盜平宸濠之亂勲在盟府名垂竹帛夫豈濬與全斌之可得而並論且其南昌奏捷之後武宗南巡羣小媒孽其間使北軍呼名罵罵而略不與校事定行賞又獨抑其功而不敘乃絕口不言略無幾微愠怒見於顏色所謂淵海之量乾坤之度有非褊淺之夫所得而窺測矣

大禮議

大禮之議紛如聚訟有云爲人後者爲之子矣有謂天下無無父之人矣各持一說互爲是非竊以士庶之家

其大宗有子而短折擇其旁門之支子取以主持家政擁其車馬鐘鼓焉據其田產室廬焉乃置其所後者之木主而奉其本生之木主則衆必唾棄而擯斥之矣况以神器之重付託無人擇其宗室支派之近者而俾之主器則統所在卽繼所在而豈得曰承統不承繼乎故竊以爲世宗之於興獻準士大夫追崇之典稱帝稱太后咸其所得爲者若仍以興獻爲父而稱孝宗爲伯考拂乎人情逆乎天理則非忍心害理之尤者不敢出此也至於諡之曰睿宗迎神入太廟又爲之修實錄肆意爲悖德之舉則又於世宗乎何誅也

李福達之獄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四

甚哉世宗之愎也甚哉張桂之伎也李福達以妖教而懼重罪諸臣覆審無異辭夫亦可以行顯戮而畢其事矣乃始則牽於郭勛之故而持疑不欲決繼且激於議禮之一言遂取成案而盡反之逮馬錄繫劉琦常泰死狂者十餘人流毒至四十餘人妖獄未明寃獄又起謂之何哉且夫聰芻二豎夫豈不知福達之情無寃抑而覆訊諸臣之辭無偏頗惟其矢心爲復仇報怨之計遂至滅絕天理顛覆典刑而漫無所顧忌而世宗性復剛暴自恣轉使忠直抱痛凶豎得志而福達竟網漏天誅迨易世而後因他事而牽連及之而其事始明不謂有宋同文黑獄而外復見此災異也

江陵柄政

張江陵之柄政也譽之者或過其情實毀之者又失於深文皆非持平之論也開嘗綜厥生平而核之其污穢遼藩傾陷新鄭奪情一案廷杖建言諸臣皆犯天下之公議無可解免者然其人實能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內振朝綱外靖邊陲上沃君心下奠民生以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不可謂非才優幹濟者擬諸古人其大將軍霍光之流亞歟或者欲儕諸宋之安石然安石所爲者皆殃民之事江陵則凡所敷陳洞悉利病率皆安民之爲安石所用者呂惠卿舒亶諸小人江陵則以治河委潘季馴安邊委李成梁戚繼光皆國家干城之選也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五

或者又欲與分宜同傳則更擬人不於其倫矣

礦稅之弊

嗚呼予讀史至明之神宗而知國家之氣數盡矣君人者息息與民命相關尙慮百爾庶司奉行不善致窮簷有呼天無告者顧乃寵信奸回假手羣小礦稅之役以利國之說進者欣然以病民之說進者拂然雖以支可大李三才之涕泣入告爲民請命亦概付之不答也而且諸臣言宦寺之虐民則漠不關心宦寺或誣諸臣以逆命則逮繫立至渠祇知梁永陳奉潘相諸宵小爲國之腹心爪牙而不知小民亦吾之赤子也夫三代而下之天下安所得事事順乎民情惟順與拂相參亦可

屬係乎民心而相持以不敗至無一事不與民情相拂而其國政遂不可問矣而其國脈亦爲之不延矣

東林黨議

自古有國家者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流品不雜夫然後黜陟進退犁然一歸於至當乃可以卜久安長治之休乃神廟之世其時之朝臣何如也元黃交戰水火分爭如笳鼓之聒耳如蝸蟾之亂聽雨後之蛙莫辨官私秋夜之蟲競鳴風露於斯時也懸以虛堂之鏡照以牛渚之犀賢奸攸分刑賞大明庶可以息凌競叫囂之習無如爲之君者氣質用事而喜怒無常爲之臣者恩怨紛糾而報復無已卒之議論愈多國是愈舛所爭者門戶而封疆之日蹙非所計也所仇者異已而民生之日瘁非所問也詩曰其何能淑載晉及溺抑誰使之然哉

魏忠賢亂政

神廟國本之爭朝臣之拂其意者遷謫之而已削奪之而已未嘗橫加屠戮也繼以熹皇則竟視臣如土芥矣熹皇昏庸性成日以雕鏤嬉戲自娛大廷之上豺狼當道狐鼠齊鳴一時楊左諸君子剖心碎首血肉糜爛冤痛之聲眞乃上徹穹蒼矣且夫忠臣義士之在朝廷乃國家之元氣所寄也日日誅戮忠良是鑿削國家之元氣也自熹皇登極而浮雲遠蔽白日者六七年巫咸不下問街冤萬里且自壞其長城此乾坤何等景象耶斯

時天命則已去矣人心則已離矣雖有善其後者亦終無由收桑榆之效而返虞淵之沉其痛心爲何如哉

### 爭國本

王禕學問文章足以伯仲宋景濂而又奉使滇南抗志不屈卒握節以死蓋千秋自命之士也楊榮當仁宣之朝與金黃蹇夏諸公拾遺補缺繩愆糾謬於國政多所裨益亦一時賢良之選也厥後易名之典王得諡文節楊得諡文敏蓋朝廷甚重之也且夫士君子讀書懷古往往襲取前賢之名字用以致其向慕之誠如明初四傑有張羽以能詩稱未及百年又有一張羽亦以能詩稱此事理之常無足異者若夫宦侍之微不過備灑埽給使令之賤役曾何知有尊德慕義之風乃神宗之朝有以王禕名又有以楊榮名者雲南稅監楊榮見礦稅之弊公然敢於凌躐前哲在君王方置之不問而臣下亦無糾其僭妄者亦足見明政之不綱矣

### 宦寺誤國

思陵之於諸宦侍也旋徹之而旋用之蓋屢屢矣彼亦自知宦豎干政深爲病於國體特以其小忠小信能仰承意旨而又自恃一己之英察足以攝制乎其人詎知巧爲蒙蔽事體之墮壞於冥冥之中者不少矣且也張夔憲總理戶工二部而令人覲官投冊其門夫士君子學古入官方思勵精白之操爲國家揚清激濁顧令其

低首下心於刀鋸之餘天下誰不爲之解體而又於諸臣則譴呵頻加於宦侍則恩蔭稠疊是雖神宗礦稅之役寵信羣小不若是之顛舛也嗟乎人主莫不喜承順而惡顛直不知他日之賣降恐後者卽此奉命維殷之人也他日之捐軀赴義者乃在直言不諱之臣也有國者其可以深長思矣

總跋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卷後附駢體文一首惟親征漠北設立左衛俺答封貢三篇無之其東林黨議用倪元璐文挺擊移宮用夏允彝文不皆所自作也論者謂其書排比纂次詳畧得中是誠然矣然亦有偶爾失檢者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六

如出外有封章白事一條旣見太子監國又見仁宣致治地方多一事一條旣見江陵柄政又見礦稅之弊此兩篇中複見者也高煦之叛永樂二年封高燧趙王國彰德十三年三月又云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此一篇中複見者也仁宣致治篇時征交趾失利上問英國公張輔云云不云詳安南叛服而云詳議棄交趾亦誤也又平河北盜云攻破寶縣當是寶豐縣平鄖陽盜云置鄖陽府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溪六縣所敘不足六縣之數當是脫房縣也又據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上溪是上津之訛當改正李福達之獄云妖人李福達坐死而福達未嘗見法也更定祀典云宋姚燧曰云

云姚燧元人而非宋人也又楊嗣昌之死張獻忠下以爲自縊李自成下又以爲飲藥亦未盡一也又李自成之亂自成攻郟縣知縣李貞云云而綏寇紀略補遺明詩綜卷七十均作李貞佐則佐字當補入也

再跋明史紀事本末

是書每篇後論斷借前代史事論明朝人物比例親切遣詞精當極螞家所推許然隸事旣多亦不免筆墨小誤如胡藍之獄云縮狝伏鎖檢漢書陳豨傳豨被誅盧縮逃入匈奴死胡中未嘗伏斧鑕也又張敖不軌逼漢祖於柏人檢張耳傳貫高等複壁置人謀弑高帝張敖實不與聞知且以張敖之孱弱亦不當硬坐以不軌之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二十九

罪也

按此亦文人死事活用之法然傳論旣久豈不厚誣古人

削奪諸藩云長安君

入質於秦檢戰國策趙太后新用事篇是長安君入質於齊而非秦也安南叛服云勃貂多魚特徵漏師檢春秋傳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於晉之勃鞞無與也王振用事云絳侯更溺死灰檢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則韓安國事而非周勃也平鄖陽盜云晉楚遂築京觀檢春秋宣十二年傳潘黨請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非爾所及也此當云荆楚遂築京觀而不當牽入晉人也平河北盜云鼯寢卧榻按宋太祖謂徐鉉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鼯睡此當云鼯寢卧側

而不得云卧榻也誅岑猛云衛煨廬漕坐觀齊亂檢左氏傳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申於漕立未踰年卒又立文公煨斯時救死扶傷不給安能救齊亂又况齊亂在僖公十七年時衛遷楚邱久矣不當復云廬漕也庚戌之變云韋弦荀息檢僖三十三年傳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此不云弦高而云韋弦亦記憶之偶疎也

### 三跋明史紀事本末

是書論斷中有字句失於檢點者數事如彈丸黑子語見宋史蓋指下國小邑言之以堂堂京都之大而北伐中原篇乃云彈丸孤城乎昏義天子后立六宮諸侯不得比天子也羅願內宮問云諸侯宮半天子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充之梁王備位蕃服而太祖平滇篇乃云六宮出走乎又誅岑猛云貽謀者索賄之盛應期貽謀者索賄之張佑兩貽謀字並疑爲貽誤之訛又庚戌之變云朝有殺戮則損其武損亦當爲益字又三案云文昇之調護在先而可灼之救援已劇也按崔

魯巖所學集

卷三

三十一

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尙何調護之有當作文昇之峻瀉在先也又宋室北狩之禍前之死事者有傅察劉韜後之死事者有程振梅執禮陳知質安扶蓋不惟李若水一人也而壬午殉難云靖康之難死僅侍郎雖語本前人然亦失實矣

